溪堂先生文集 四

共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答李啓汝 相牧

吾輩俱向衰老地步亦不邇種種逢著豈易爲事耶夏間電別謂有秋行竟失所圖到今思之若知如此雖甚行忙當復一夜於高軒矣歲事垂窮慕徒尤切頃於兒還還降賜不較之施奉讀以還慄先於感仍審彼時纔經節而伊後日夥朔改沍寒頗緊更伏問靜候震艮崇衛區區仰泝疇洛信承安慈側粗保情私幸甚而目昏齒落固是同病之憐未老之衰何此甚耶

來敎奬勉過矣過矣鄙如可爲亦何可讓與別人而顉誠不可爲矣鼎器已破桑楡又晩凡百日用久去看過雖欲得爲平常庸人不可得也審矣執事愛我之心實不敢忘而執事期我之意恐不能副矣窮廬獨坐反躬悼歎寧可已耶各在衰境何由得源源相從於寂寞之濱日夕討敘以終餘生耶來正間如有此近之行勿憂之如何歲除不遠惟祝迓新增休

答姜戀伯 林馨

憂患奔逬不暇外念而時或神回但切詹誦卽奉伻書仰審暮春乖候侍節連衛洛信承安浙慰交幷禱

依頑而壼庭問安承聞私幸兒與孫之染疹經危至今夢魂猶驚來頭又不知如何則卽今燥慮專在此耳俯送詩軸不徒憂擾棲屑中姑無暇奉閱至於評批素不閒詩學者固難著手縱使老婦糚梳領今在制中則評韻批格恐無以議到恕諒如何秋後當奉完以此諒之如何來軸置之案上耳

與姜戀伯

向書拜承而失謝至今悵歎卽今溽暑甚不適人伏問堂闈鼎茵康重省做穩相否聞者其已攜籠而入山耶所得想專精耳疇京信承安慈節粗保情私甚

幸耳書役見方始事而毒暑長霖如此大比當前遠
近赴會之未可如意固勢也而上山方以旬前作計
六七日間尊旆似左顧則甚好而其亦事勢極有難
強者蓋可商而非所強耳量爲之如何

答周子亨 熙尚

人來奉令季方書憑伏審殘景如紗堂闈鼎茵有欠
天和區區仰慮之至不暇致辭於侍棣之連衛耳疇
老親理遣大無疚苦之損情私甚幸而方以閏正初
旬前擬發上洛之駕篤老遠役雪嶺冰澌焦慮當如
何身家偶添下堂之戹四朔之內尚此未瘳極悶極

悶歲暮江鄉孤鴻唳空不禁哀淚滿眶柰何柰何伯兒安信續承而迫歲來覲云耳

答李聖七 衡敎

近阻惟恩黯向於夏鄉歸奉手書仍審比寒重闈鼎茵康寧省餘一衛泝仰不任疇洛信承安慈節依遣私幸而身家以宿咳若癃漸所苦不一悶憐當如何內酉新田弔慰尚未遂意愧如大負待病氣少差五擬贖逋之行伊時當面敘耳毅甫兄辛勤委訪信窩而復路塵擾未穩潑悵如何

答蔡 岱鎭

昔年稠中一面今不可依俙記存矣只從名字上怄切傾誦匪意因南圖士得奉先施積阻音問之及於荒閒已是兩眼俱明而默念盛意豈啻感悚云乎吾與座下戚契甚切而同鄉數舍既不能源源至於替面一切闕如實非所以相愛之道而其責在我尋常歎咄信後月改寒劇伏問省學白休否認是惟憂怄貽於慈慮近日則又何如也示鳶魚箴說此聖賢說理致極地頭如尊座之靜居玩理者必有所得當自爲之如其否也何不求之當今高明著眼之巨手筆而爲此謬屬於茫然無所知之匪人有同責明於瞽

著也然而處在相悉感託難孤竊欲偸隙屬草奉以
稱塞計然秋冬以來恆汨身恙不惟此尚不爲之構
拙至於復儀稽延至此何歎如之冬內當隨暇構呈
俯諒如何

答黃英鎭 正基

金官褰奉迨切別後詹耿之懷而已卽於謂外得拜
安雅兼承柚致下翰慰敵對展謹審寒事斗酷靜中
體候逵護萬重實愜願言疇省事僅依而餘外勞碌
何足奉聞王考遺草裒輯區劃之方春間有發通定
會之事矣及期數三日雨雪風寒無前遠上鞍馬未

免無聊勢使然矣將以明春更會然後庶可區處故今番則已矣先獨梧翁碣銘固不待提醒而鄙意亦已在收入之中矣何有忽漏之事耶南涯北角迥然面敍未易則槐黃之示須切苦企安雅二宿而催路悵惘之中撥忙艱付數字

與孫揚汝 永鷹

送去近句音信仍阻一嶺之隔信如涯角悵耿之懷當如何伏問近日無前雪園堂闈鼎茵別無添節省棣平迪否區區仰泝疇洛信積阻慕鬱難耐而慈節靡寧焦悶不可言耳身家癃苦鱗次闖發極悶柰何

諸君皆已散去子順之病麦差而歸今見留者道源李彥貞冊匠日前出來方加衣明齋集而一卷未了故玆以奉書其間如已了謄付送也

答張斗鉉

伊來數年絶不得聞動靜恒伏庸慕仰佇人忽至承拜下書憑悉審凊和靜裏氣力萬康區區伏慰疇(田)洛信承安親旆近啓方切候門之喜而且幸慈側依遣耳先先生遺集繡棗之役斯文幸甚豈勝瞻仰校勘之任鄭重何如而及於無似敦紙奉受而惶恐則潑狀本數處籤紙所敎至當至其末端總論發揮處二段

所敎尤爲至當謹此依敎刪修而靑抹朱書表其纖處以備裁察未知其果合於意下是恐是恐傳後之文所重自別切乞萬加修潤俾無一字一句之未盡如何

答李聖五 章德

歲暮頻溯意外李姪來過袖致俯存開緘宛對近日寒劇侍餘做履淸迪區區慰泝三餘已盡讀得鄒書碧囪溯處其樂可知何由相對得一扣所樂也疇壺信近阻情私慕鬱當此時尤無以按住且百感自有不能已處柰何開正後或有一顧之便耶溯企溯企

先敬亭先生文集亦尚未得奉玩鄙鄉晚生深甫爲恨一褒如蒙惠下謹當珍藏爲傳世之寶矣

與裵文瑞錫一

蓮寺秋枉尚此感仰積年仍阻每深願於秋事比關伏惟靜事連衛區區不任嚮泝疇省安私幸而洛信近承家君晉秩感祝何言疇處世昧方觸處生尤杜門深居正欲使此所謂是非不到來耳邊計而自有不容不聞處亦有不得不言者豈其持心全無準程所致耶近尊先媿齋集附錄中潭翁挽下只書姓諱三字事關端不些行言未妥聞來不覺爲李氏咄咄

慨歎然凡事有本則有末原其本始爲不是處則末
之不廢不必疑也玆略暴之幸詳之先賢集附錄挽
祭狀碣無論其所處輕重只書文主姓諱自是通例
夫孰不知也至於尊先集則旅爺之已以稱謂改之、
者曾出尊師門之義固非佗比並爲例然竊伏念潭
翁於岡門不但高足已耳謂之傳付未始不可則檜
院之特配非爲是耶嘗見先賢於并世尊丈若儕輩
相交苟可以尊敬也生而書疏歿而狀誌書此二字
以致自我尊仰之誠指不勝僂矣如龍洲倉雯世所
稱亢高絶俗而今其集中文莩谿襄洛川狀至以二

字當之則芧洛縱有隱淪特異之蹟既非兩老師尊之地又非如當世大賢國内共尊之比猶尚如此況其後人追慕之道何可靳此於先人所尊之地以招疑怒之端也潭翁媿齋幷世而生年紀之相懸已在絶席朝野之所推各有攸當第未知平日相處如何而所以爲先後之進則自可見矣雖不有師弟之定分似不背二字之合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今世人心不知分量而必欲踰越以自歸於過尊友褒之弊者滔滔通患則正恐一破戒之後撕捱朋興益難收殺不復無如之何矣耶信如是也曾西何以有何曾

比予之歎乎此則設有不自量者存未可以此而倫
擬之也明矣雖不知李氏處事何如而設有不齊之
口不諒之書此不過習氣者之事耳豈李氏老成雅
謹者之爲耶失於言語則言語者之失失於文字則
文字者之失所失在彼干我甚事今使尊門幡然改
圖則人將謂孤且弱其如強盛何反用嘲譏者瑣瑣
此世豈可取服於有識者之心也若以孤弱此世強
盛者只李氏而已耶此則必無之理也幸虛心聽納
恪修先懿未必不爲追先尊先之道如何如何疇實
非爲李氏脅從也又非爲李氏循私而遊說也於潭

翁在宅相之列於媿齋爲契家之仍而自聞此是非揆量此義諦蓋已年矣處在不外爲貢愚者實不害爲熟講審處爛熳同歸之道更乞千萬諒恕俯賜鑑採

答蔡圭元

阻頗中奉手狀可當濯清仍伏審近熱重堂寢饍康寧侍節日休區區泝慰來幷第先亞庭終祥奄過仰想痛廓尤新疇親候如昨情私甚幸身家風祟去益發作潑苦潑苦耳近與多少遠近士友作勘禮之會月餘合同而日前皆已散歸更以今旬後復會於山

庵爲約耳如有枉顧之暇及此圖之如何如何搬移
雖曰還故無異新接勢所然矣姑未有定宅之事則
其棲屑尤可悶也

答朴聖遠 星默 朴君敬 廷賢

伯翁來伏承僉下札審秋末僉體均衛不任拱慰疇
壼信續承安聞情私甚幸教意仰悉係是不可已之
事茲抵短牘於臨院董刊諸公之座其不以愚言爲
妄耶悚甚

答安益遠 晉重

涯角嗣信慰瀉如何況又前書未復不較蹕至耶悚

亟之際不暇於感戢耳仍審比日麥晴靜中震艮連
衛護重令咸近致平吉區區不任頹慰且洊晴家君
歸田後別無適節情私甚幸間過颱 黃榮愴倍切
耳尊先院事既有銓闕想應有道啓之鄭重惟是之
祝因黃雲鄉歸暫楚撥修謝

答周聖休 熙冕

時有哭弟之慽秋間過蒙尊座亟臺京懃俯賜慰問
辭旨懇至悲感之極何以諭懷悲擾中致闕答狀稽
至此日自顧悚恧安敢望原恕而雅度不較此奉委
使手狀尤悚且恧靡所容措何以諒此心耶伏審殘

職堂聞鼎茵有欠天和不暇以省覲之連護爲之拱慰書發多日其間湯憂已臻平復否仰慮仰慮令伯康省棣莊重仰慰仰慰疇罪積不友殃禍之來遽及於平生依以爲命之一弟八耋篤老之下遭此慘毒之憾慟悼摧裂無以自全而送之土中亦已久矣柰何柰何惟以老親理遣大無疚苦之損情私爲幸而身家初冬偶値下堂之尼至今四朔已過而鍼藥百方大勢雖殺牽痛尚爾運動未易其傷可知其衰甚矣未知其終因此而不爲病根也否

答黃敬章元基

同省涯角恆切戀德兩朔之間連承二度下狀感慰
無量況伏審麥晴僉頤養節宣一衛康旺否仰慰尤
切嶹親節姑保情私甚幸自餘宂慵無足仰聞尊先
稿丁乙無暇閱覽而亦惟不敢是懼不免於不得不
奉承耳第其跋語狀草謹此構上幸一覽如何恭竢
進退之命耳雲卿來留甚積日相接晤語之款甚慰
是懷而臨分悵缺還切煩然

答李 東珉

前秋一顧尚耿耿料外新元承奉大人手書慰如對晤
其感如何仍仰審餘峭慈闈康壽省履僭休亦賀交

肹疇家君縣車南下候門之幸寧有旣也而老人遠役觸寒添感達宵咳嗽情私煎悶無以爲言而渠亦委苦一朔失音度了極憐極憐前旣聲息不續而向來一面亦不免雷電過別則其何以扣得其中所存耶然而一接儀範便有不能忘了處及奉來問別紙容撓倥偬中雖不得諦視而淺究大槩讀過始覺其有所得之實處尤爲之欽尙萬萬自外才還擾叢並今姑無以爲報矣容俟少暇當以不遠之見爲之略控計耳

答英陽趙氏門中

疇睦再拜謹覆趙氏門長老座前頃疇睦行年已過知命而講服尊門德義風範則已四十年矣跧蟄入事迄未遂一者拜謁之願惟時鄉風瞻仰不敢少弛其慕用之誠卽伏荷委送門少兼承僉長老聯銜下書惶感之極無以爲量因審花閱僉體節宣神相萬旺區區仰慰疇睦氣質駑下功力鹵莽近年以來益以荒墜因循悠泛無一所成將不免內忝所生外欺朋友而已本末只是如此來諭所云悚仄曷已第下段所教謹悉盛意忠孝豈二致耶忠可以爲孝孝可以爲忠尊門兩祖之後各以兩祖之心爲心不必胥

屑於一忠一孝區別之論如何大抵爲沙翁之蹟而
水老無與焉今始水翁之孫爲此冒稱之事則此雖
與冒取他人之蹟不同其蹟已班於譜誌矣尊家無
辨而任之直視之爲兩存之義則此豈非上以體先
世同氣之意下不失至親無猶之道而事面自好由
直有在乎至於公是非卽無論親疏遠近而知者知
之矣雖其相好者固不敢阿其好而指此謂彼以不
知爲眞知况初未嘗與知而全然不聞處乎以尊門
僉老德寧不念此箇道理而仰想急於爲先致有此
節拍耳然第其中偏聽二字讀之令人慺然增慄此

事蓋尊門事也凡此稱述只依本家所定而已王考何以知此為沙翁之事而刪去水老之蹟不副其本孫之請乎此苟於尊門意有所未安則向於王考在世之日似當草稾面陳期歸於無未盡至善所在而當時之事既不得爾則今日之敎不識所諭凡此謄陳極知未安然事關先故不敢不書其所懷安敢望諒恕也然士論不出常情之外公論不待百年而定伏乞作此商量以副瞻仰

答族兄禹亭 進璜

疇睦罪逆不死禍延先妣攀擗叩叫無望生全伏蒙

尊慈俯賜慰問辭旨撫恤已是禮式之外哀感之至
卽空修疏仰答而荒迷闕如至此稽久居常往來心
胷私自罪死意表命送咸胤下賜手疏發函伸紙纚
纚數十百言慰譬勉勵箴戒隨之有以仰窺閒中潛
玩之資有如此者纔得承讀便已蹶然起敬自惟無
狀何以於衆棄之中而得此寄於下執事循省媿懼
不獨感歎其眷與之勤而已也仍伏審竆臘觀玩棣
樂隨處賞晏舜亨靈鹽續有安信區區哀慰疇睦日
月流去音容漸微撫時崩隕益復靡逮柰何惟以洛
信續承安聞爲情私潑幸而第向來家君　特旨晉

擢前後　恩命猝地叢沓忝竊太重則實所憂懼反
甚感祝耳顧世路難行不但今時爲然在古已然假
令眞有經濟之學直亦柰何乎其間哉惟辭榮避盛
不是爲昔日先修規法耶然而命時關係亦不得惟
意處得則祇當自守盡分不墮於胡亂坑谷而已家
君亦以此膺持耳喪中講學旣古聖賢所爲事則苟
可爲也何不可之有而顧渠以何心嘗手足迺敢援
引諸老先生而爲之辭說也耶喪禍震剝精力耗失
舊業書冊一切束之高閣賓客之暇間以不打緊文
字零星看過課目破間亦未如意深恐其如此而止

柰何柰何顧今風氣日漓皆明強弱各占家計雖有斷斷公心實作者材力鮮有逮及以胤咸輩好資地苟能斂其魏晉風流之習而使之循循乎規矩繩墨之中末梢必有所濟想渠過庭之承至矣如疇孫陋淺劣其何可以與議於相長之益也無友不如己況觀感之所在乎禮書編輯非不知極僭妄重罪矣而此蓋修巖漁隱江皋三祖未及成就者耳以此出萬死作出此計曷敢爲意思不好底耶卽圖所以續成以明吾家先志之所在而已而但其役事浩劇有非孤軍綿力所可時月了當得也見今大綱粗成頭顱

而添刪考校鑽摭指補俾作完本出手則姑未知正在何時儻罷喘獲延哀迷稍間要諸遠近廣速士友庶得以合同助發一番卒業計耳王考 贈典達歲蒙下子孫感祝當復何如謂其非別異之典而士林之論峻發江院之會圓備感激銘鏤已無可言但未及關由於陶屛而遽自本鄉專事殊少鄭重者誠然在此亦不無此見故歲後疏擧若成當轉告左右冀得奉以周旋耳

與族兄穉孝守睦 別紙

尊庶毋喪其孫爲之承重云此必稽諸已行之證明

有可據之文而爲之耳然竊恐考據之或有所未盡
也妾子如無壓尊處爲其母齊衰三年親其親之義
也固是通行而妾之孫爲父之母雖無壓尊處本無
承重之文重者承統傳重之謂也長子死而長子之
適子爲其祖父母承重者正體而傳重之義也今有
妣無考之閏位何爲傳重於其孫庶孫於其父之所
生母又安有受重之義乎況先儒以餘尊所壓之義
推之而猶不許其心喪之制乎　肅廟朝以朞年著
爲令式先儒以是爲穩今執事使庶姪行承重之服
此等之禮其可以臆而行之耶喪不可以無主令庶

姪服其本服而主其喪而已旣往勿說自今使之依本服行之如何處在不外敢此仰告惟亮採

附答

前書以庶姪承重事座下委問責及於無似而此非從之臆料而爲之者其時悲遑之中村人未及廣詢遽使之承重而以鄙見思之似非得中故葬時祝式及其獻酌等節使伯姪主行則前所承重云者自歸打破實未知盛教之要爲如何

與族兄穉孝

前所云只是爲服本朞當而來敎如是今無可言者

第其祝式獻酌咸君主行云者未知果出於宗子之祭庶母則其喪亦宗子主之之文耶賓文卿問記曰妾母不世祭不祭者指宗子之祭庶母者而言此則古禮也妾子祭其母則當世祭此則今禮也恐不可合爲一說也此亦當其孫依今禮主其喪世其祭耳如何

附驪逸誤制服追正說

驪州武帥趙某妾子先其母死後其母死而其子之子勝冠有年矣將發喪制服或云朞或云承重議論不一問于金經筵官炳駿則金云外承重不

得議遂定因被髮制爲承重服其後聞成川泳緈
抵書於金以明其不當承重之謚金見書瞿然即
以本朞使之追正云人皆謂金於禮懵然非笑之
而雖其聞過知改不自矜吝雖謂之長處可也有
爲金言此事因問曰朞是乎重是乎既被髮承重
而變爲朞者可乎否乎於義何如曰宋庾蔚之曰
庶無傳重故不三年涉溪魯西尤庵南溪明齋密
庵皆以爲凡以孫代服以其承祖之統今妾子之
子既無所承之統當只服本服以妾孫無承重爲
說獨愼獨齋同春堂以爲喪雖微賤不可無主似

當服承重云而近世柳東巖長源引晉王冀說比例於以恩制之義謂之承重則不敢而謂不得服三年則恐有商量盡愼春之謂不可無主而似當重者殊不知不當重而重之之失尤有大於無主而權攝之未安也柳說則參酌乎禮義恩意之間而皆有所下落處然本來制服從禮義恩意中裁定兩不相悖故凡其生生不窮之疑文變節未經程朱勘定者率皆推類比義要之不出於恩禮相須之中是以義之所重恩固在矣恩之所報義亦隨焉豈可曰不敢承重而謂之禮似當三年而謂

之恩持一服制而作此兩截之論乎竊恐承重外本無以孫而服祖母三年之文三年則又豈有不爲承重之理哉被髮服重大節也而旣有妨於傳重之義則所謂服重於何著襯何可不改正耶若以旣服之衰冠凶服遽易爲黑笠平服大駭瞻聆爲說則恐不然承統傳重之所關爲重耶易服之一時駭俗爲重耶審於此二者輕重之辨則自不難知耳

答族兄穉孝

方翹仰卽接令湘秉承兩度手存滿紙諄誨令人寤

深感歎因審熇濕靜體康衛不任伏慰既往心於閒界矣小小憂患何以動破了硬著也疇睦京信漠然至於右副令之奇承之於來教耳情私鬱慕當如何慈節爲暑濕所中筋力大陷煎泣方潑竹樓記既不敢屢違勤教僭有所構畫之弊笥以待對展諒之否下詢諸條實是意慮外耳座下眞不知疇之於此本甚昧如耶朋友相講習最是樂事則此亦講習疇如知及之豈必其執謙於相切無隱如執事地也自反無所得亦可以已而第念引而發之之意實潑且重故玆略仰復附陳旨謬大犯汰哉之罪即付丙丁無

使之蹔留几案重其逋慢如何如何

張横渠心統性情圖於初學者猝難辨析今以淺見敷衍先儒之說釋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乃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此義似是明白而精而察之則此外亦有分別可言之義耶

朱子答人知覺是心之靈抑氣之爲問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與氣合便能知覺退溪曰靈固氣然安能自靈緣與氣合所以能靈又曰心者理氣之合今所云心之知覺乃所以具此理而行

此情者雖出於朱子語類答問之辭而若引以辨釋於心統性情圖之義則恐未然其如是爲說是知覺便爲主而理氣反聽命焉惡可也朱子之云便能退溪之曰所以能豈不較然明甚耶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云微有病）感物而動有喜怒哀懼愛惡之情蓋性者心之體也情志意念慮思者心之用也這箇六字皆是一串貫來而虛靈知覺無所不在既曰無所不在云則於心統性情或不爲言順理得耶

葉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晨謁家廟焚香拜展而昏暮無再入未知尊意何如朱子曰或在燕集之後

則未安故只以舊禮晨謁而已然則家間合有燕集之時連日紛擾似多未安節次當此之時晨謁之禮將何以爲之也或有從他可據事明以指示否

燕集紛擾連日不已此時晨謁引朱先生燕集後未安云者恐不然燕集當日以至昏暮則固未安處多昏定固未安朱先生據是不昏晨而爲是說教至於晨謁則連日雖燕集昨日經過得昨日燕集了今日又將續應得今日燕集來然今日晨興是在夜氣淸明之後提掇整齊未與物接此時晨謁有何所未安

也耶

家禮曰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註主人謂宗子主祭者是故非宗子不得晨謁但疑禮問解云同居子姪與主人同謁無妨無主人則不可明齋曰無主人不許獨行固是嚴宗法之意然以情言之似不可廢行於大門之外以避主人之位密庵曰若身在父母祠宇之下而以事亡如事存之義推之則兄弟姪孫之爲主人者雖或未行已獨拜見於廟門之外何至大段害義嘗見執事用晨謁之禮雖未詳其據密庵明齋所言行之於大門之外然於心不能無疑欲一質

問而末之者爲日矣此雖盛問之所不及相悉之至
今因晨謁之問而敢此附陳耳
　君師父一體而五倫不言師五服亦無師服其義
　安在先儒言朋友有信卽師道也性理全書曰心
　　喪三年心喪之外更無佗儀制耶
師道師服云云張子曰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
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親炙而如兄弟
者有成就已功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
程子曰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斬
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豈可一槩

制服蓋師道尊並君父而朋友齊等也似不相統合然見其善而效之云者非其相觀而善者類耶五倫之朋友有信是與人爲善通稱之名非但指如今世計年甲相然諾之朋友也明矣則先儒之云師道之包在於其中者其以是否先儒之服師服論師服處甚多有不可盡將說去大槩以兩夫子之言豈可一槩制服推之可見諸賢各服心喪者自有恩義淺深之所在耳

黃勉齋爲朱子加麻心喪三年　吉冶隱爲權陽村加麻心喪三年　李土亭爲其兄之番　加麻心

喪三年　崔楊浦澱爲其兄加麻心喪三年　林
滄溪泳爲朴玄石加麻心喪朞年　金沙溪爲李
栗谷加麻心喪九月　尹魯西爲金愼獨齋加麻
心喪五月　加麻心喪三月不可盡錄

胡伯量營葬後居廬時問目中李敬子以爲主喪
者當居家時一展省王舜牧云廬墓一節不合聖
人之制切不須爲之伯量既聞二說不遂初意使
一二弟居墳庵朱子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
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以此推之則今世孝子之居
廬果不合於古禮而朱夫子如是斷案之意終未

曉得如有從俗可考明證處勿靳指示以破愚惑如何

老先生曰古人潑以反魂爲重且葬之日未及成墳而反虞所以欲反其平時所居處所安樂之處庶幾神魂不至於飄散也自廬墓俗興此禮遂廢仍奉魂帛於空山荒僻平昔所未嘗居處安樂之地以歷三年而後反之重體魄而輕神魂其不知而無稽也甚矣又曰漢唐以下未有居廬之名其中或有廬墓者表旌其閭由是廬墓成俗反魂之禮遂廢甚可歎也但末世禮法壞亂反魂于家者多有不謹之事反不

若廬墓之免於混雜也然其不謹如此者名雖廬墓恐亦不能敬謹於廬墓也云云以此推之古昔廬墓不爲反魂而仍奉於墓所可見矣今則奉魂而反于家矣初不反魂則仍奉而居之于墓所容有說也而先儒猶不許之則乃於神反室堂之後不爲晨昏奉侍於神魂所在之處而必於空山體魄之地者以不知重輕之義故耳敬子舜弼之言出於此而朱夫子斷案之意亦如是而已耶

語類云許叔重曰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大抵入子悅親之資惟

枉應試登達得之則副望失之則失望人子之責顧不重且大乎然而舉子中已見或異寫了之際得失二字不置吾胸中則意思自然平淡必無可捷之望其可曰順父母之志而副父母之望乎已見或有别義之可言歟

非不義而科宦科宦其非士之正道乎雖無親庭責望爲士者舍正道奚以哉況親庭責望乎不然聖賢何以曰不仕爲無義又曰家貧親老則仕學而優則仕若有爲則仕也乎程子之勸人赴舉者卽此耳然或不無不應舉之人出乎其間則此世議之所由生

也此何可以一槩而論之耶有時不可而去者有心不合而退者有力不逮而止者有假其名索其價而高揭者均之爲退則一也執其迹而究其心則公私邪正之分豈不灼然明甚乎自量蓄力以待時可以出而仕矣則出恭承親命以應舉隨其分而得之則得而已父母之所以責望者此已見之所以寫了者此耳如以望子之心不分是非悅親之道患於得失此乃今世蹊墦穿窬之事豈是責望已見之義而其所謂立揚非所以顯親適所以忝生已見二字正說出明正底話頭豈別義之可言歟

答族兄穉孝

委价下狀仰審間者秋涼靜養體節連衛萬安疇睦去月十七日行到黃州迎謁親駕至瑞興邑聞賊船來泊西江五營沿江出禦之報罔夜發行一晝夜疾馳二百五十里到松京青石關聞賊船退去入京後以家君擬欲陳疏屬草而六條論說可謂長篇朝晝與昏暮則因客擾不得片時暇隙每日雞鳴呼燈構息以此之故自肰費日拖至初五日始得斷手適於此日賊船狀啓自沁營上來則萬事都無念及矣六七日之間狀啓陸續來到而賊報甚急江都陷沒留

後逃走其佗驚駭憂惶之奇不可以一舌殫盡三四十年觀象玩占固知早晩必有事變而亦豈圖此生此日目見此事耶直欲溘然而不可得也柰何柰何以今文象則京城可謂危若一髮 君親憂慮無所不至爲吾東臣子之心孰不欲死至如疇者尤有自別於人當此亂離雖在鄉廬固當奔馳問謁况適在京第何敢言歸乎家君屢命還歸不得已初九日發行十五日到家而發行以後消息更不得承聞矣昨日發送京倅而歸期似在念五六間然儻無梗阻之患否日夕西望但有焦心焚慮而已近日所聞漸極

危怖孫女昏日定在今廿六而此亦酌水成禮而已此時下臨切仰亦有多般面議事仰想在俯諒中矣

答族兄夏亨 進璃

迫歲有專价下問之事慰阻懷感私衷無可容諭即安答上於其間適値喜擾意又謂不日有往復之便姑鄭重而未果者遷就至此莫非欠誠實有以致之也詢審歲翻後多日侍奉節宣茂納萬禧門內大小候如安仰賀豈勝區區疇睦離違送歲近承患報遠外焦慮當復如何且渠則以東郭問弔之行卒得冷癨之証偃臥路上幾殊僅穌駄病還歸尚未差復委

虜呻嗟亦自悶憐屛廬事實編役閒已始事雖無來
汝之敎敢不蹋蹷趍赴以粗效忱意之所在況盛招
如是之勤耶第病狀如右姑無得遂之勢方悚縮度
了耳然凡事無論大小精粗必也立己之見參衆之
論成就得一箇是幷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以服人心
而永有辭況此何等義理何等地頭也當事諸公必
有定筭其果如何作商量而如何作究竟也如我顓
蒙何敢有所容喙於大門中大議論大義理大文字
老成審重之地而共公一體則不以賢愚而有間也
同憂共責則不以坐立而異同也今此一篇文字其

將廣布一世斷案千古則可謂勘斷於未勘案也異時吾黨諸人將不免均受其名此非河上一家之事下語取舍之際必須鄭重審愼辨得一箇公字可以得免實紀同套之歸非不知盛量及此而猶復爾爾者亦不欲後之之意而非吾下執事虛心之下疇亦淩不敢妄爲此等說也至於硯北汞鉛之役淩不敢承當而一番勞苦之行此乃吾黨合修底人事則少竢病間丕圖一進敍懷多少都留

答族弟辭亨 進徽

歲暮天寒只有慕徒之懷此承長牋兼以別紙且喜

且悚仍審比匹棣牀起居連重獨掩荊柴書冊生活何等拱慰疇吟坱頹囪風雪來打擁衾呻吟甚似癃病人吾衰之歎一至此耶禮書始手豈敢如尊所云耶是蓋追恨於修漁兩祖手輯草本之見燼王考遺志之未卒而妄不自量者也外來譏罵固當泥首甘承而茲與遠近士友家間少輩編輯傳謄行之五年大綱粗成勘了未易秪切兢懼柰何道巖從先祖遺蹟之無所褒輯傳示於後者何但爲子孫百世之憾而已也此疇之追慕悲歎所嘗留意而未敢者耳今奉來示實獲我心矣此事固是子孫傍裔盡心力而

爲之者何敢以例讓爲事僭越爲嫌耶竊願尊史從
速採摭成就一篇疇雖不肖不敢不隨所見貢愚也

與族弟養明厚睦

春間一枉以後非無便人而懶不能候耳何歎如之
耶伏不審比熱萱闈鼎茵連享康寧省棣啓居一衛
仰泝不任區區疇嚴旆向洛已過數旬而尚未承安
稅之報情私焦鬱惟幸慈節姑依耳山庵之會今始
作意而要枉塱間玆以奉煩尊須與學老作伴相訪
於旬後如何如何此是大比沒頭之時此際相訪甚
似非便而亦且柰何以此而多有零星之歎餘在面

敍

答族姪周老 道璜

花院撤埋次第有日萬事虛廓崩慟何言教埋安時告由祭殷奠與略設已知有經紀之所在處今何必更獻愚悃耶然而既移奉於私室而行埋安之禮則直用私廟代盡祧埋時殷奠設行之例亦何所妨耶鄙言雖蘇模稜然此是無於禮之變禮也無於禮中用禮亦何可一例斷之耶埋安時進參伏計而紛汩不齊亦未可的知耳

與族姪愼五 道常

邇來阻事勢所然矣而當此潦暑方劇每恨不得與
座下合席開襟耳意外胤君來顧知審比間動靜節
而大槩平安渾集如空何等慰泝疇家嚴安信日前
因轉遞得承私幸而方以右副承旨逐日公故潦暑
如此老人束帶卯申極爲仰悶惟幸慈側姑依耳方
以禮書編摩之役日事汨沒遠近士友亦或有來會
者始事已十餘日矣十餘人之接應於家中其勢極
難故方以再明日齊上萬庵以爲此月之計而事力
不能從心頓悶頓悶胤君此際見來故因以執留使
之同事此亦於渠不是惡事然渠但以不得復父之

命爲未安此則道理當然也故疇爲此奉懇以此諒恕如何

答族姪賢民 道獻 問目

今年先考忌日已行於初八月十一日而今當閏月八子情理似當於此月此日設奠行祀然改之禮書則退溪寒岡兩先生已有原月祭奠閏月只齋素而已之論驗之俗禮則亦有再次行祀者若再祭則似未免煩瀆矣至齋素則又甚皷然矣伏望指誨

只當依退寒說行之耳

答族孫大以 載榮

暑濕病人吟誦恆切大比當前三夏所做想應專篤是以爲恃疇頑命如舊而祥朞奄過禫事文迫俯仰崩廓益復靡逮重以燕軺問安到今八月前覓無承聞之路遠外下情鬱慕患慮當復如何近有書役而事鉅力綿畢竟有尾大難掉之慮矣奈何來月旬間或未可對敘耶企企

答族孫相伯

直將渡江矣覓忩獨先入院極似非便故取路來此西望慟泣際奉手狀略悉棲屑矣本牧旣不欲卽日

行撤埋之舉則是誠不幸之幸耳然斃時苟免畢竟
當變此事其將柰何講堂廚舍不可不保矣此若不
保目下慘痛姑舍來頭措處尤無據依君其與本倅
相對文彥在座相議力懇以爲保此之道千萬疇月
初大震盪之餘不得已作行中路爲薰濕所傷病將
生矣徇東周旋無可柰何今將待雨歇復路諒之如
何此紙與文彥賢叔需照

上家大人

日以不得承安信爲伏鬱不堪之際衙使奉祭需入
來口達行次板雲伏喜無以勝量更伏未審還定後

氣體候連享平康而別無閱朔勞苦長途撼頓之害
否伏慕區區不任下誠之至甄見所工不至全然浪
過云聞不勝喜幸刊事初以今初旬定日矣晦間子
膺遺稿往龍衙則龍倅丈以尚州咸昌龍宮三邑事
逐日紛沓往來數數了無片隙只得明燭究觀而此
亦終日應接之餘又當短夜不能如意用精故初來
四卷尚不盡勘又日商量處甚多如是而遽爾入梓
豈無大未安處耶今則既張之事勢不可中撤則元
定日萬無可爲之道旬間待我書遣君必見顧然後
我亦擺除四五日官事同上南山寺與之對同參量

庶得十分一稱停之道然後可無礙於具眼者云云此丈之言深得事體之停當故子即唯唯而退此間物論姑未俛聞然家內之論亦以徒事延拖爲言殊未有合當底意深悶深悶以予所見可商處太多全冊刋本將要爲沒數割付改書此亦一悶事耳聞朔曠官之餘民事必多有紛惱之端而未幾請由亦渉如何則刋役時行次亦未的定以是尤伏切悶鬱耳

上家大人

客中辭退時景色情事何忍仰達而伏不審行次果以其翌發程何日稅駕氣力若何伏祝萬加寬節以

無致損傷天和是下情夙夜慕慮之私子其日宿安
富驛馬瘏不得進到草谷更出貰馬馳及喪車而每
一日落後至痛尤不勝塡中及到家中寢門已成哀
號痛哭萬事已矣改棺一節留置之木匠言無害故
卽使治之果無靑氣旣無此慮則雖俛極力更無以
得如此木矣今日棺役似可斷手入棺則待廿六日
後卽爲之伏計而更思之自官還次後行之情理似
甚穩當故方以此仰議于季父前伏計耳

上家大人

伏不審是辰氣體候益享萬康方伏切新元鬱慕之

際初九日泮隷來到爲告初四日承　特旨右議政
大拜之報此豈當初夢想之所到而其可亶以榮感
爲言耶晝思夜度直是震悚而已仰想已有定筭京
鄕知舊諸公亦必先後之左右之而初　筵登對前
面酬應大小大說話大事務果何以下量也坐在千
里之外無由與聞而與知下懷鬱鬱自不能已耳因
伏息惟　敎諭日下承史絡屬　諭旨何如附奏何
如出仕登　筵果在何間也王黃州待漏院記河浩
亭議政府相規說伏乞使善書者精書一通置之座
側時時覽下焉大人上以承　國家罔極之恩內以

奉先世不食之報其將何以爲報答之道也況此四
面多虞扶將無人愛慕者竊憂猜克者伺之日耶
此九不肖之所日夜憂懼不能自已者也向伏承
筵本下來則得人善任之說大人既先白於　上前
矣臣而告君子而告父初無異道伏願不計親疏淺
加採訪惟以得人爲第一急先務得人然後於國於
身由前由後夷險同之庶事康哉子之此白雖似迂
闊而蓋念世路倚伏無常有非人智力所及而況此
世何世也何不息高則易危安不忘危之戒也耶

上家大人

彥石今日間似入達矣伏慕伏鬱中泮伻下來伏承
下書仰審餘峭總攬中氣力連享萬康感患漸次復
常伏聞鞫獄大出坐起連日冷堂露坐不瑕有害伏
慮不任夙宵之至畊弟之行念六七間似可得達而
聞其路次以頭痛呻吟而去云慮不能弛耳或卽收
麦否頭兒之童教　特恩驚悚萬萬到今吾家人所
處不敢以科官事萌諸心然後庶可為惜福之道聞
奇之心自不無感歎之發也萬里皇華之役豈敢言
老而遼路多泥濘潦雨節行役極難云篤老驅摠何
以穩利是為日夜所焦慮處且今泮獄始出究竟如

何其間訊問遠想情寫盡露或無株蔓否此亦爲日夜憂悶處子依前保命而本寓並一安耳犀帶玆奉上此是李提督之與我文忠公者也此帶所重豈多讓於裴晉公之帶耶若有人問其所從來伏望詳說之焉

上家大人

昨日上書伏想下鑑矣夜來伏未審行次所寢睡匙箸節一向萬康陪行皆無頉耶下情伏慕不任之至子今將登途而仰慕萬里之駕下念病兒歸去之懷無以爲達耳歸家後撥便上白有難尋討而亦當付

上於京第以爲因撥續上伏計耳行中事寅弟昧事其餘率去者無一可信可用亦或不無因緣作弊貽累之慮伏望言託於書狀官使之察揆詳詗無論上下從人如有不靖之端卽爲禀告決逐千萬千萬若不爲之親託則書狀不敢著手晏覜任置亦責將焉歸乎使臣行中檢察本是書狀之任而亦有上使之教然後可以詗察摘發耳

上家大人

自本邑來納初七日出付下書伏審近日淸佳在公氣力連享萬康不有損下下情伏喜不任之至燕役

果如云云矣萬里遼路遠外瑕慮何以形達而四初大勝於六七月是稍伏慰處耳拜表既以來初七定期則子等之上謁期亦促矣方以今念後發程伏計而家內一室此甚闕悶耳子如前生活而家內俱無故伏辛十一月之制已過十三月之祥十五月之禫將次第臨迫而萬里客館連當此日仰想悼傷倍深子等尤伏切實慟耳尚兒病餘精貌而去中路撼頓場屋出入其無受傷耶悶慮悶慮

上家大人

當此時辭庭下來下情憂惶何以盡白其間爲十許

日西來慌怖之說皆是道上傳說而眞的音聞無以
承得則一日二日但有憂慮而已伏不審秋煥氣體
節保無損下伏慕不任之至似聞沁都失守留後改
差伏未知信然否前留何以勘處而沁邑重臣若鎭
守何如云耶其間官軍必有一番進勦之舉而利鈍
何如城中糧道或有輸運之路而繼用何如臣民之
日夜所翹首祝手卽此兩事而已天若祚宋豈可使
王師不利食道斷絶耶此若不如意則將有不戰
自潰之象此正所謂憂懼不知所出耳子中路與韓
籍青交違入黍谷一宿而望日還歸本寓諸眷雖皆

無事此時之象豈曰安穩耶其間幾次請 對廟略
何以劃達耶
發來之日渡松坡則秋耕者耕秋收者收無復有
亂離之象而但來來去去者轎與卜矣及過忠州
以後轎與卜男女負戴亦且絡見踰嶺則安堵如
故此豈不為好事而所謂守令無一處充定軍額
修鍊軍器疆域之內可謂都無事矣近畿重鎮至
於此境 王師暴露亦且旬餘京城危若一髮
至尊憂懼度日而外方守土之臣舉懷自私之心
如此而亂何以不作耶若非大警責閫邑之奔走

效力不可必矣向來賊船來泊而退去也江華以頓無守禦之備竟致陷沒之境而猶不知悛人心到此亦復奈何主倅見其次胤之書始有恐動之意俄聞自邑有座首別監各面風憲知事人改差差出之令而有所措劃之方云此亦未知何如措處也

上家大人

昨日曹卜便付上書伏想先此下鑑矣伏不審近日氣體節連享康寧下情伏慕區區不任之至子狀如昨而婚日只隔凡具不見備悶歎悶歎昨聞通津金

浦又爲陷沒云而途說也不可信然憂慮之極如何
爲言又聞官軍邀賊於通津殺賊六十名我軍死者
十餘人云聞來差強而其亦未可知矣俄者有人來
傳江華已爲復城賊船退去前洋云果然則爲先大
快樂事而俱未得眞的之奇極鬱極鬱伏未知其間
有何公事而漠未得聞勢所然也奈何近日關文撥
報絡繹於津頭云必是軍兵軍器等修治充補之事
而本倅則昨日始出傳令軍器打造之鐵則以各面
各里每戶出一鎌一鋤來納云三十一面近二萬戶
所收之鐵其數已不少矣軍器打造之費以戶斂爲

之云軍額則下帖鄉校以明日大鄉會使鄉員議處其充數之道云此皆首吏及諸吏所規畫而專委於民戶及鄉員之計也此而爲守令則何難之有何事可爲哉此邑係是嶺下重鎭而處置若此浩歎柰何

上家大人

前後 簾教伏覽而來頭實效雖未知如何爲先辭旨之間仰認淺覵今日爻象之意耳眞所謂皆衢秉燭而令人有少須臾之心矣那知此世目見有如此時日耶舉措施爲之間設或有一二可議處自非大聖人則大賢以下容有可議其何以言言事事無一

虧欠盡合道理耶大體如此臣民之福已無可言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庶幾自今而始觀抃仰抃仰
疏草大略構成而草野之文本不合於此等文字則
只當與京中某人之鍊熟於此手者商量添補要歸
於至當而用之而已當此　大行喪逝　嗣王繼承
之日疏本頭辭此兩節爲此強把捉而終似有違於
格例此則似必有近日進言者式例矣輔翼篇添刪
姑未正書故疏草及輔翼篇今便不得上送而文川
倅明日來此十三還歸云此便當書上伏計耳然而
疏中不可全然闕　國計民憂故略及其意惟在下

諒去就耳趙哀聖惟許相議下教事今方詳細考閱從實哀錄而白猿福昌福善事其禍變根因來歷消詳備悉而庚戌癰與驪陵事所考處只有戊申勘亂錄乙亥闡義昭鑑公家文字而已此不可以轉便付

上畊弟來月上去時封上下諒伏望

與畊弟兼示頑兒別紙

喪中義任吾豈無據依攷證而迺爲此前人所不行之事耶宣城金氏祖先文節公以喪人爲義兵將而此猶遠矣愚伏蒼石以喪人舉義赴陣而此亦所處異佗矣然喪人義任則固自如也至如近世戊申之

亂吾家養眞堂公諱泳以零人自願從軍而其時義兵將柳參議公升鉉參謀官金霽山李密庵李東厓諸賢而名募使趙王川也不惟不爲之非斥而甚至王翁檄文中有曰零人柳泳捐財出僮身自赴陣則其忠義過人當有所觀感云云彼時之江左先輩昧於義理禮學而今日之江左羣彥禮義見識賢於先輩遠矣耶

與季弟昕睦從弟畯睦兼示道奭道禹

會日漸迫凡節窘束自是儻來而一紙黑納畢竟豈無其道耶此不必爲念然日夜所憧憧往來切切悚

問者汝輩之浮浪虛費徒貽祖上之憂頹傲不幸不
行子弟之事耳切願自今以後折節爲恭謹儉約借
一好冊子讀之看之又得 國朝野史之不見存於
家中者及吳承旨德泳家姓譜李大將顯稷文家武
譜圖畫署畫家校書院筆苑隨暇謄寫不爲隨衆浪
出入閒說話作前後兩般人千萬至望此不但讀書
寫字爲有益於已外禦於人而已其於攝身之方莫
此爲好諒爲之也

答季弟 晘睦 從弟 寅睦

近日連得君輩手書爲慰曷勝而况審客况一安者

乎尤慰尤慰主人丈平安丁妹韓女團集而俱稱是亦可慰用道經過君雖不言吾雖不見豈不諒得也此亦目下柰何不得處只以祿米僅僅保命之外有何道理也君於其間又蒙攝副率之　命此誠慮外也默數邇來吾家　恩數之曠絕稠疊則憂懼之心百倍於感祝之情君輩其知之耶先世積累之大發於今日如此而恆歎吾與君及子姪弟從輩之不善守成如此也况今文象何如萬加深諒至望至望卯君則來旬後卽發還來而進士當獨留每事須問議於主人丈及韓平昌韓公允令而爲之如何李穉剛

台許去亭其已神傳而受答以來耶安都事書問枉
卯君所而不來後便覔送如何萬億何日發送也此
聞洛寓問安日日承聞而近日以感患靡寧爲教下
情焦悶季庭近日氣力康寧下情伏喜吾自陜川歸
後毒熱遠役多日羣居之害連發風痱咳嗽悶經無
限痛楚近始少差潑問潑問治洞沈承旨泥峴吳承
旨蘭洞鄭承旨安城姜進士長洞權校理吾皆不及
問矣其內外艱不能的知不得書送樂三問于主人
丈而書慰狀卽爲傳之也必爲趁卽修送無使吾爲
三年不問之人也此人皆於吾枉憂時來問而紙問

沈令則在安東時兼有賻儀矣姜進士許則別紙書入爲好諒之也

與再從弟 欽睦

昨行何以抵彼而何以觸目耶痛矣慘矣悲酸二字不足道耳世上益慽何限而如君之失此淑配適君之命數也歎嗟何言襲斂就木之節其已節次如儀而第一君之祭服及春婢喪衣準備然後庶免成服窘遏之弊而要爲杖朞持服之資矣今方貿喪布爲計然要念或於自其處貿布裁製則是爲兩件豈非空費耶喪行當在再明來時當使數三員往待於三

邑里居矣千萬愼節無致生病爲望

寄伯兒

昨再昨連得手滋備諳比日秋陰爲敀脈狀一空何等慰喜廨役也願納也災簿也沓湊叢臻無非沒究竟處而第一願納一節其何以爲之耶以其邑而二萬餘數之督促此何等政也此政雖曰出於監司以其邑倅而依其數無辭而督納於民間則此不但怨歸於我而已爲人官長者其可以迫於上司之令行其行不得之事乎誠極萬萬寒心必急往營門力請其減數三分二則好矣如不及此而折半施行然後

庶可爲也其若都不聽施而只據重而壓之亦復柰
何顧其事勢不得不以去就爭之而以此事實急走
上書於雲宮之外無他道矣若自雲下庶賜鑑燭則
官民萬幸矣若不鑑燭而反有未安之教則援諸私
分雖極惶悚枉我之道惟當上不負 國下不罔民
如此然後量其力而奉上則爲邑民者當知其官之
如許用心力而事不諧只當官民相憐而已怨何從
而生乎不如是而但持顧瞻畏怯之心直以間斯行
之枷因鞭扑爲事則此豈奉上恤下之政而民亦何
所恃而爲命耶咄歎咄歎

寄道奭道禹道尚

曹卜便書見之矣其間旬日少雨生秋旱熇稍退叓伏不審庭下寢睡匙箸之節無所損下否下情伏慕叓鬱而汝侍事無頃前苦脚瘇因悛復奮行何日發來禹尚何日入達禹豈過慮而尚也之十五歲千里行爲其父者聞安抵之報前何日可弛慮耶慮念不能已也科事無所料量例也勢也如此處惟澹然而付之則在我靈臺安矣於人瞻聆好矣惟望一以此做去觀東堂後卽爲下來也禹見去時以書冊借來名目錄送矣其見之否期於廣問如有可借處借來

爲望玆又京洛吾黨中諸先輩之稿已刊未刊本自
錄以送此亦廣問而得來則好矣吾欲於今冬私著
前所營書一統計故耳文蔭譜何不下送耶

寄季皃

汝此日此得豈毫分意慮所到耶吾家之人不爲不
多而祖先積累之食迺發於汝非汝之誠孝得於天
焉有此事耶汝不讀小學乎伊川先生曰少年登高
科一不幸此科雖非高科是亦科名況汝年不及少
弱而方是成童之日耶古昔先賢之所以云不幸者
非以科擧爲不幸也正慮血氣未定志慮未固之時

遞當榮名利祿之途易於浮蕩忽於做工畢竟所得不補所失故耳此日供憐孰大於是而汝之自處則眞箇懼惕處汝歸後修不得已處人事後堅坐讀書期有所成就以應大受其知之否許多緊話惟在來見後姑閣之耳

寄季兒

汝讀尚書云汝今年已二十矣前輩稍有名稱者於此年皆已立得規模學識文理大綱已就而汝則猶是蒙學如此一日二日輾過平生亦只是今日樣子豈不可痛可媿汝稟受虛薄全不得刻苦堪耐以故

於文字工夫不得專著其於日用事爲多所關略尤豈不爲大恐懼處耶今旣讀書幸勿急勿追亦勿息息讀過專意仔細能審其文義核其事實而得其旨趣曲折之詳則庶乎其不失讀書之旨矣汝固無意於學則吾固絶望而不與汝語此箇道理也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

見山實記序

人於天壤間所樹立大處其道三一曰儒者之學二曰社稷之功三曰死國之烈有一於此不惟不失於令名亦足以垂世範俗況幷是三而一之者今古能幾人其非第一等人物顧可以語此乎哉以余觀於古人中朝則有宋之文文山固當之我東則見山鄭忠毅公殆庶幾焉已蓋嘗論之文山以大科壯元進用見山亦以文科進其在朝廷周旋中禮是其發迹

於儒學同也文山當趙氏屋社之日起討賊勤王之
兵而目擊崖海之淪沒身囚燕獄之沮洳猶欲再奮
江西之師掃蕩北來之醜則其光復宗社整頓乾坤
之志蓋未嘗一日忘于懷其終不就天也見山朝天
而見遼東報變之書乞兵而仗大夫出疆之義國使
未及天兵先出逮至倭寇再搆國勢益危則四千里
單車跋涉得與天子廷臣爭是非辨得失精忱孚格
皇靈震疊再造東土厥功偉矣噫文山之心孔明
六出之心也見山之事包胥七日之事也雖其事不
同其志或就或不就其衛社之功則同也文山不死

於被執之日不死於北還之日不死於燕獄三年備嘗千辛萬苦如金百鍊如水萬折而畢竟寧與時去則於是乎以身殉之見山之所以不死於壬癸者顧其時不値可死地耳帯方之僨人所規避而毅然自任先避之言垂涕以答而辭正義嚴解刀寄魂冠帯北面而處之從容是其死國之烈隨所處而各有攸當者豈不有相同處乎抑又有所感文山國破家亾而發於聲詩如六歌者音響氣義悲憤激烈而皜皜乎光明於天下萬世見山園城中送家人上親庭書今其手筆眞本在盖公死在丁酉八月十六日書出

是月十一日而城陷凡人臨些小事便心手慌亂無
佗利害動之也死生迫於呼吸父子告訣其事如何
而辭意安閒筆法端謹穆然暇豫一如平素無一毫
憂遑急促之意則其忠孝大節有非學力中出來能
如是乎羅一峯跋文山帖謂一字一涕見山之書亦
字字可以流涕主世教者取文山詩見山書同爲一
編以明其學之功之烈曠世相同則所謂兼三第一
人者其不亦益信也耶嗚呼晞矣上年夏其十世祀
孫永鎭奉見山實記一卷來示不佞於溪上囑一言
序其顚不佞不暇以非其人辭上手閱之公之文只

詩十祝文一記一書二而書一卽告讀書一與山海關主事張棟卞國諲書其亦有賴於稿之存也其文雖小其言極大當與天壤俱存詎可與巨袠藥繢者同日以語而文小而小之也諸而未及就時仲遹下世今其從弟奎鎭復申前請就平日所感於公樹立大處有同於文山者而列書之爲見山實記序未知尚論之君子復以爲如何也噫

南溪集序

嘻睦晃髫也侍王考見案上有南溪康先生集二卷仰質知先生爲吾先祖文忠公之門人而鄉先生之

賢者又知集之爲序文而來也王考未及屬筆而易簀凡人家書籍之在巾笥者吾家君承遺命還之先生後孫永福氏仍語余子必當操管役是集今雖還後當要來其時付之慰藉勸勉而止那知卅許星霜之後復有此見屬耶謹按先生天資明穎德器端重以穌厓爲師愚巷爲友日講習爲業遂大究六經諸子之奧而於說禮尤精踐履日純而晚益晦迹遊藝天成而餘力從事性至孝孤露崩霣而盡事死如事生之誠於衛道尊賢尤炳如也詩若文閒靖雅婉絕去浮靡奇僻之態蓋莫非道理之所發也竊恨夫置

稿不全顧甚寂寥耳然先生一言無非實學者當寫辛亥疏一通置諸座側於其所樹立處必有所感奮者矣其未能登庸而展布又何慨焉愚翁騁於上國見陳童子讀書方歎先生釋經旨精深是其又可書也先生十代孫奎炳嘗奉稿本要余弁諸首兼請狀行之文不佞誠死肖何敢愴念疇曩有不可已者發其籍不覺淚簌簌下又安知荏苒之間奎炳甫遂至不淑今其大人秉曾氏與族弟秉寅委來屢申余豈可已諾於逝者乎於是歷敘先生學行大致是集前後事實以爲南溪集序

唐谷先生實記序

先生咸陽人隱居唐谷仍以自號唐谷咸之山水佳處也盖咸於嶺爲僻遠之鄉而大賢名儒彬彬輩出一蠹夫子以後如盧王溪蘇陽谷梁九拙李青蓮姜介庵諸先生一時師友之興於斯爲盛而先生特其一耳是以人以咸譬之於有宋之閩中則其講劘論說之懿遊從成就之樂千載之下猶有可以想見矣今其後孫永協顯驥顯祿奉稿本一冊北來四百里告不佞以刋事責一語實卷首夫以聞風激感之心當此久遠闡發之役安敢不樂爲言而遽以孤陋辭

哉竊取是集而讀之先生詩若文僅十其下附以諸
賢輓祭銘章亦數篇而止寂寥如此空若可歉而先
生天分甚高充養又深其所以爲詩者無非從容自
得有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意其所以爲文者無非
理氣性命之原爲學肯綮之處而沈潛翫索之勤發
揮論著之妙殆於此沒身焉則精義淺深有非末學
所可僭論然其爲羽翼於斯文者視眞西山丙戌問
答庶或相發處存耳先生平生用力常在於隱德不
耀而有終不可秘之實又奚可以文小而小之哉嗚
呼我 朝人材之盛莫盛於戊午己卯乙巳而顧其

時士林之禍如何也於是乎學問爲世大禁而爲士
者斵方爲圓和光混塵以自放於規矩之外而苟焉
爲全身遠害之圖求其超然獨立卓乎淡造無愧於
不見是而无悶如唐谷先生者有幾人哉先生生於
蠹翁之鄉及於蠹翁之世目見蠹翁之扞罹文網若
是其酷而猶且不懾不沮誠心爲學慨然以授徒成
物爲己任宜乎後先名碩接武於門牆之下是又何
異紹興道學之禍至於約束而禁錮之嚴有所不避
也此先儒所謂豎赤幟而倡絶學者非先生而誰與
哉鄭桐溪朴玄石諸賢非苟爲言者而觀於其銘章

稱述一辭公誦亦何待於百世後生之所贊論也此不可使無傳焉而至今泯沒又一慨耳以是語諸君遂書以歸之

守吾堂實記序

竊觀夫古人之以名垂後者多矣然是其名不惟在於功業赫世文字盛行者而已之人也苟得當世大君子一言之及亦足以千古余於守吾堂先生吳公實記深有所感焉噫公壽不免於夭又無祿爵於朝胤嗣嬰禍遯迹深山以歿世而如干文藁入於壬燹公之於命窮之極矣於是焉高年而顯於鄉祿仕而

顯於後文藁而顯於世者於公蓋無一有焉顧安所
顯公而公之名亦何由以顯哉及得曹南冥先生嘗
稱公性簡行高南州第一人之言然後向之所謂不
知所以顯公者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而公之所以顯
名者豈與夫顯於鄉邦後世者同日語哉先輩咸云
曹先生眼高性亢少許可以曹先生而爲此言則其
爲徵信豈在於功業文字之下耶遺文見本只輓人
詩一德溪先生遺事一二然公與德翁伯仲挺秀幷
發軔斯文而公之學出於德翁淵源則德翁遺事之
得保於此尤爲不幸之幸耳公之八代孫膺奎奉公

實記一卷以世謚責疇睦一言以序之顧疇睦人微文短其何敢當也旣吾王考銘其墓吾大人狀其行猶竊自幸其附名於家庭文字之後而銘與狀之所以載公本末者至矣且其記實闡幽之旨莫不推本於冥翁一言則疇睦於此序文亦何以外此而爲之說耶後之尚論者未知以爲如何也

平川世稿序

古人有言曰先立乎其大者此言初非爲論人設而要之論人者亦當以是爲第一義也蓋其所謂大者在人之事爲學在人之行爲孝人之有烈有言未嘗

不大也莫不本之於學與孝而推見焉則學與孝之爲大其不信然矣乎又孰得以蔽之哉今觀乎川世稿月谷先生鄭公麗季人也從學圃隱先生受敬義訣此其所立而暨我　康獻受禪退歸田里是卽學之推也公之子西亭耕齋兩公並以孝聞生死葬祭無一有憾生魚白棗通于神明此其所立而擧遺逸而辭爵祿綰縣紱而著廉白是卽孝之推也噫魚棗之徵自古誠孝之感往往類此而苟非平日擩染於不匱惡能有世濟之徽歟諸賢文字又以爲兩公事親之暇必從師吉先生而講質焉夫質雖美不知學

無以成其美則其效亦有不可誣者矣后孫敎民庠民師時建鎬來訪余窮谷出示三稿之合一弓者圖所以爲勸刋之役請一語弁之余謝曰諸賢撰述詳矣前後旌　贈備矣而耕翁至蒙節惠之典疇睦无肖又何足以發揮顯吾王考盖嘗撰三老之狀而亟稱道之今於其世誼之責有不敢終辭去取編次略有所定而書其所立之大處如此云

鶴巖集序

明道程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程子此言盖歎其人之不進於學只是氣習爲之祟而

志爲其所揜焉耳有能於此氣質固蔽習俗纏繞之中知義理之足以勝學力之足以移而植立其剛大之志則故是實學儒賢也豈非可敬者歟今於鶴巖先生朴公遺事讀之屢日而不厭益仰夫先輩爲學之勇有非後生所可窺測也公蓋自桑蓬齠髫其嘗中之豪卽班定遠投筆硯安事此爲者類非名教中拘謹斡束也一聞朋友之警遂登泗上之門回頭向上而厭薄之習幡然而改轍莊敬日強而橫驁之氣純如而理順及當 主上蒙塵之日擢陷保障之功可謂雄偉不常而絕口不道惟以不得死爲恨其非

超脫於習俗之纏繞而裁之以義理之正能如是乎橫渠之撤皐比上蔡之去箇矜雖其所造有高下之不同其立志爲學則同也寒岡之誄曰行有隱而人有不可以及葛菴之碣曰痛革舊習卒爲醇儒尚論之士無以改評也公之詩文兵燹家燼蕩失無存僅拾遺詩五祭文八幷附輓祭碣享祀文諸賢手記爲一卷今開卷一讀詞傳於理固已藹然如此而自寒旅以下諸賢名字表稱爛然亦可見公之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也公之九代孫時源氏將入之刊劂疇睦序旣不獲辭觀其意澯以零少爲恨而顧傳後

不在多遂据其師友記實之文而參之以所感於心者敬塞其請

新安世稿序

疇睦之世豐山人也習聞豐之新安里南氏之先懶齋由由軒无妄齋无悶堂孤巖苔巖何有堂野塘諸公世襲之懿述係之盛南氏近替甚家傳文獻隨而佚嘗於掌故家得覽由翁丙子記孤老甲寅疏深嘆夫兩先生聲烈此可以百世矣猶以未獲致其世之全稿爲恨今其後孫基榮收拾諸公散餘詩若文若干篇合之爲四卷曰新安世稿圖爲不朽計屬疇睦

弁之竊取是卷而敬閱焉純實之行六啓餘慶懶齋
之淳德也才學俱優出處以正由由軒之正學也剖
斡規畫闕而不施無妄齋之貞操也尊衛斯文持論
不苟无悶堂之卓識也秉禮履經不避強禦孤巖之
遺直也端方之姿受知　寧考苔巖之標望也耕鑿
任分陶然忘世何有堂之志尚也林沼之樂康濟一
身野塘之性靈也一有於是足以儀範於來後何況
於四世八公之一時並出於祖孫父子兄弟之間乎
新安氏其盛矣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吾知其新
安氏之曩之盛今之替其必爲復盛之理也此則當

執契耳卽斯集雖不足以盡其蘊諸詩皆中澹文亦雅淳去其中丙甲兩文字讀者於此可以觀世可以觀人焉可以失其全稿而遂泯其傳也甚榮甫可謂述先事者其賢矣乎疇誠一先肖鄉後生也外云也敢不樂爲之道

南臯集序

夫詩者出自性情也故昔人有忠憤哀怨之懷靡不發之聲詩如文文山先生之目擊崖海之淪沒身囚於燕獄而其詩有曰身事蓋棺定挑燈看劒頻又曰落落惟心在蒼蒼有意無此可見其欲再奮江西之

師掃蕩北來之醜光復宗社整頓乾坤以酬其起兵
勤王之本志者也如桐溪鄭文簡公之剚腹於南漢
寄命於某里而其詩有曰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
舍號從容又曰從此山人尤省事只看花葉驗時移
此可見臨難取義判然素定爲自家本來彰著之大
節而因樹蹈海以存　皇明日月於一隅無名之谷
者也讀之令人泣數行下由今觀之兩先生之志直
寓之詩而皜皜乎光明於天下後世嗚呼晞矣詩豈
易言也哉余讀南皐朴公丙丁以後悼傷之詩有曰
袖裏龍泉一未試又曰朱日無光慘塞塵山河萬里

痛無人卽文山看劒蒼蒼之志也有曰回首鑾輿播
越處昔年風日愧旌旗又曰夏無終歲計還憶首陽
薇又曰山中無曆日消息問寒梅大書崇禎字春王
正月來卽桐溪從容之義而花葉之悲也眞所謂哀
於痛哭者也如此等什正宜末附於文山桐溪之篇
以明其性情之正志事之同而俾綱常之重賴而不
墜也 朝家之採而入之尊攘錄者誠有以也公其
殆無憾也夫公至性孝友內行純備以靈梁陜卜上
游三百里遠居之師事鄭愚伏先生又嘗拜我修巖
先祖講庸學甚見奬詡其基本也如此發見處安得

不爲大節之炳然耶空老窮巖又何足爲慽慽也其七代孫時源氏奉公稿來屬序疇睦非其任辭責以世誼誼有所不可已遂謹書之如此以復之云爾

湖憂集序

故驪江李師傅諱煥字季明世謂之湖憂先生先生以學行文章見稱一世而文集不行於世後世罕有以知也然先生吾先祖文忠公之甥姪子而高足弟子也其學有所傳受而專用心於內故其所造也醇其所守也確金鶴沙曰德行矜式西厓洪木齋曰公之學其有得於厓門又曰既膺密付不自售其能此

先生學行之見稱也先生成童時有詠史詩厓祖見之大嘆賞趙龍洲以爲文章手段李澤堂得見先生爲人作碣文曰古之文章大家此先生文章之見稱也厓祖沙木非苟爲言龍澤世所稱大家數其爲言如此先生之學行文章其可知已後世之知不知何論常以未獲覩其全稿爲恨今其九代祀孫復九將刋行先生稿奉稿本來徵一言弁諸卷首噫睦誠无肖旣迫於李君之請且竊念先生於吾家爲淵源宅相又與吾修巖先祖道義之淺固非兩家百世之所可日遠而已者雖欲已得乎先生一不收稿放軼頗多

其文存者尤尠而有以見其典要自許簡潔有法詩亦清腴合度得其性情之正是集之行雖不足以盡先生之蘊世之人亦可以知先生之道之所存而其際昏而杜門廢舉値明而一肅不仕先儒尤稱其出處之義云

愧齋先生裴公文集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人之生惟聞道爲第一等事故聖人有所云爾愧齋先生裴公六歲而孤已能知哀毀食素之節雖致平生之疾其天資異等可類也未弱冠而博學爲文知名無不傾歎又篤於行義

親知遭亂而託妻子者比比以妙年布衣一言出入得之為輕重其文學行義於道固已不相離也而猶自以為未至卽請業于泗上得以與聞斯道凡其論說義理必有所據依曰師門之旨也以此而終其身焉其眞有得於朝聞者之意乎公之得年少於不動心一歲則不可謂之年矣公之大義已窺體段漸成也而遽爾不命無以竟其中晚之工顧安所無無年之憾也雖然聖人既可死於夕矣而公之所嘗承聞丈席信道篤行固自有不愧怍者存何有乎年不年哉而較諸夕死不有間歟若公可謂識內外輕重之

義而得之聖人體道之訓者深矣屬纊前夕得李晚沙診字猶自力手謝曲盡無遺而厲聲於戾人之問曰渠安敢爾其亦不出於朝夕正終之餘意耶旅軒先生悼公無命而有抱才懷志取友持論之輓此實蹟也先生豈無見而有是言歟遺文雖尠其辭藹然眞仁義之發也以不佞之蔑陋固不足以發揮然猶可粗得公之學本於聞道也如此云爾

修溪集序

嗚呼此修溪先生興陽李公遺稿也公生長詩禮之家出入賢師之門天資近道才藝夙就士類之素所

期望者大矣少遊場屋僅得小成而遂廢舉業晚以
薦進至其觀化之年而一命而止則其於致澤經濟
之施固已無處可見矣於是乎據其平昔所承聞於
家庭者參以先輩長德之語因得讀其書而驗其所
以爲學之實則公旣劬精經傳先從義理源頭理會
來故遂有宋程朱曁我東晦退書皆迎刃無滞礙以
此發之於文者如有源之水接續流出儘無竆已觀
於辨論諸作則探索發揮一本於前聖後賢之旨可
知矣至於有韻之文則尋常詠嘆之辭一出於性情
思慮之正又可知矣公之先月蒼兩先生與愚伏鄭

先生得退陶夫子嫡傳於吾先祖文忠公之門而立
齋先生又鄭先生之孫也公早從學事之三十年浹
蒙奬詡服行甚篤暨乎晩暮所造者深與當世諸賢
道義相劘而吾王考江皐先生講討亦多蓋向來商
山一時師友之興於斯爲盛而觀於集中其衛道尊
師之誠盡簪游從之懿百載之下亦可以想見矣公
之嗣孫耆輔英之與其從弟耆佑文與奉遺稿四冊
及附錄屬晴睦以丁乙仍請弁卷之文而噫而言曰
吾先子德行固無加損於遺稿之傳不傳惟其遺沫
賸馥可傳而不傳則豈非子孫之不仁耶玆吾伯父

嘗收拾編摩屢速諸長德考校俾爲入梓之地事垂就伯父遽見背其責在不肖如執事終惠以成就之庶可以慰伯父入地之恨矣其言甚慼疇睦不揆僭妄有所論述於前修傳後之圖也竊以隅坐承顔之後生仰念淵源事契之先故略有所籤訂而謹書其所感於心如右以粗效奉相斯役之微誠云

水月遺稿序

比觀世人見人文稿之帙巨者便以爲多少則小之曰是惡足以集爲不復致審於一言一事摠是實初不在於集之多少何歟其見小也今見水月趙公稿

詩八書四祭文三遺戒一是誠少耳然讀之其詩則
或意寄深遠或音韻激越發於德行之蘊而寓以尊
攘之義概可見也其書則無非致敬於先祀效忠於
國難而至於遺戒一篇志氣偉然死而後已又可見
矣公性至孝七歲丁內外艱守制如成人終三年食
素事祖母色養備至冬月祖母思江魚扣氷泣魚自
氷坼處出壬難與弟知樞公任從郭忠翼於火旺贊
畫輸運多勞著丙子聞南漢被圍老而不能赴急不
御酒肉不遑寢處堂北築小壇中夜沐浴禱曰願天
廓淸國難亟回 鑾輿祝已痛哭大風雨不廢鄉人

名其壇曰祝天後仍立石壇上以表之其銘卽吾王考所撰也伊其事行之大得於天稟者然而考其爲學大處以小學一書自少至老爲隨身之具是又皆本之古人嘉言善行而爲終身之學者也其事如此故其言如此如此者方可謂一言一事總是實是豈巨麗其帙榮華其言而無所實者比而同之哉公竟隱淪以終朝廷不之知一命未及及其身後數百年旌褒之典又不見施焉其子孫之體先意不容人力又可敬也英之士林將以是卷繡諸梓其八代孫彦斌遠來屬疇睦丁乙請一語寘其顚不佞固非知言

者逡廵不敢當則督以先故誼有所不可已遂略加籤標而謹題之如此

二憂堂實記序

圃牧陶冶吾東方一初人物也後來高明之學爲理學節義文章者莫不於此焉宗之而必其曠乎追慕息或勉及爲其旨義聲烈萬古長存也况其相與於同時意氣之中而不淺淺者尤如何哉今讀二憂堂李公實記文雖不多卽此猶可以想見乎當日講劘成就之槩耳噫麗社旣屋四隱首出綱彝頼立則其能左右而成就者七十二子公非其一歟顧左正言

辭疏往復圖牧詩條示和州學者文亦甚旨烈溢於
筆札之間殆將附四先生而共名天壤詎不偉歟斯
已足爲後來之所慕者也抑余復有感焉文獻之傳
遠自古以爲難也是稿歷四五百年無恙於溟渤之
中遐荒之外而一朝發出者庸詎人事偶然之數耶
其非神物所護而有此哉公之後孫炳龍時殷之龍
賢寅將刊是稿於其序之屬不獲辭復之以此然太
懼其不稱也

殷溪遺集序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

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嗚呼孝悌文學只是一事後人不識將孝悌學文別作兩件說了以故非無孝悌之人不能於問學上益非無學文之人不能於德性上益有能於此中覷得尊德道問之不可偏而其道必本於爲仁之本然後力行以有餘則是其人縱不能大充拓以盡大小大分量其人故是實學中人豈不可敬歟今觀殷溪安公遺蹟公於實學其殆庶幾乎李隱峰鳳徵祭公文有曰溫良謙謹孝悌忠信行稱修齊誼著敦睦能敬能施憂人樂人鄉稱善士世欽淑人以隱峰亢少可其爲言猶此此豈不爲實蹟耶

尙論之士無以改評也其視後之職有所未盡而徒急於文學者何如也儻微朴靈城文秀趙歸鹿顯命李地主埼樂道人善者致之饋聞于 朝載誌而登

睿覽其孰能知之噫靈城歸鹿世不常有其人旌

贈之闕安得不爾也然知不知在人行在我在我之行豈可以人之知不知有所加損也哉遺集一卷只詩數首附以世系輓祭狀碣平生著述盡入火無文有目者圖說歌箴不少是皆性理中說出深恨不全稿奉閱耳聞今嘗學於鄉先進李牧牛昌奎牧牛學於南嶽其學有所來處云今於其玄孫相仁相默

弁語之請既不得終辭則敬書伊川所教者起感如右以相警告於後人云爾

三忠實記序

金官府三忠祠祀 贈參判宋公諱賓 贈判決李公諱大亨 贈僉樞金公諱得器後 純廟癸巳致侑命祠以表忠爲號今仍之日宋公九世孫殷珏持一冊名三忠實記者來言曰將刊頒有叙開卷則原文只宋公殉節詩二絶而其下以三公狀行祠享文曁關 啓編成者也余嘗觀 國朝寶鑑癸巳 致侑壬亥殉義人並及金海表忠祠既知三公殉義之

實及讀是篇益知其殉義之顚末而嘆尙之蓋參議孝於家而信於鄕判淩廢科擧而登薦閭僉樞由武擧而絶于進竟亦同歸於馬革裹尸者有以見其所樹立之大處本乎平日所養之正非出一時勉強之暫也審矣又其教於家者參議子進士廷伯晉朝不爲北黨所染桐溪鄭文簡有北風心不變南國一人存之輓判淩子友社聞城陷求父尸爲賊所害女適周氏者遇賊烈死旌僉樞子侃知父不免墮崖幾殊猶潛入覓父尸不止噫人孰無君人孰無父爲人臣爲人子而能不負其所得乎天常者今古幾人哉夫

以金官區區百里之間三公者一時幷出三公之門又其忠孝世襲如此可謂盛矣第於此抑有所言焉昔江山縣舊有三賢祠朱子病夫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勉及浚許其改以景行堂今三忠之風厲也安知後世之輩出不如前日之盛乎 致侑文之改下以表忠無乃有感於朱子之意也歟若三公倡義立殣事詳具狀中

戰兢齋集序

昔朱夫子作敬齋箴有曰戰戰兢兢罔敢或輕敬者此學終始之道也爲學者孰不欲敬也蓋人常爲氣

所勝習所奪而輕且惰矣於是而猶能矯且警焉此
則敬也然隨其差間而易失故必從戰戰兢兢以持
之由此道不捨然後始終成就是所謂敬工夫也然
此道不失者少此朱夫子之引詩所云而重致意焉
者耳不佞嘗觀教蒙官戰兢齋金公事行一遍及詩
若文嘆曰奉先敦宗一出誠心從師聞道知所先務
操心行己也謹約應物處事也綜慎好義惟在急人
賢知不以先人隱德自晦暮年一 命有來輒謝噫
卽此已可見氣習輕惰之病脫然而矯警矣然公之
大處尤有在焉凡常所患少而失學扞格難勝老而

氣衰曾憒易乖今公弱冠而始讀少微之史用工百千臨化而呼寫幽堂之文不錯一字則一生淵氷上工夫始終著矣方公髫歲訥翁淺加期詡遂命齋名又描晦菴筆以與之訥翁詎無所見而若是之蘄勉乎公之嗜學而老不衰者其眞體得名齋之義而毋負訥翁之意也詩文亦冲澹謹雅讀誦而可知其人嗚呼盛矣不佞豈爲其纖佛頭者而於其玄孫重鎰世契之責有不敢終辭尤有感於戰兢之義敬題其卷首如此

定菴稿序

吾友金庠士魯曾善子唯甫奉定庵稿本八冊來余溪谷中示之曰此吾先人遺文也先人之有此稿自攄發所蘊何嘗有意於傳不傳也惟其可傳而不傳不肖之責也敢請盡序之不佞其人哉屢辭之則廼督以世誼余於齡弱蓋嘗陪王考座得一再拜公竊仰其風儀如昨日於是謹受以閱之旣而嘆曰此可以見公之蘊矣噫物固有美王在璞而不遇卞和氏不過埋沒於泥土耳士雖懷抱利器不爲知己用其同歸於埋沒與璞玉奚異此賢智之所不免而今古之所共悲也然而玉之精英自不可銷鑠盡故光恠有

時而發人之於文亦頗是其可以身不見用而文亦隨而泯滅乎公生長儒素之家出入賢師之門性質貞純用工篤實儕流之期望不草草少遊場屋晚而小成旋以詩文自託於所命定庵之中竟不施而終蓋其福淸而其命窮矣豈所謂不遇而埋沒者非耶顧其詩文雖不足以盡公之所存所養然其辭冲澹其言質慤絶無嘆老嗟卑之意一出性情思慮之實使人誦讀如見其人此其誠不可泯者耳第其規模之縝密器度之淵弘居家之孝友持身之謹飭足以有爲於斯世而乃以筆硯之餘緒擬以爲不朽之圖

者若使公有知必不以人之不知我爲恨而恨人之以此而知我也嗚呼唏矣昔晦翁跋竹溪張公詩云公天資絶人有古君子所難能者仍記綿之以示後人使知公之所以自見於世不但其詩而已余於公亦云庠友至老力學亦能繼其志闡其業必能顯其親矣遂以此書之以答孝子之意

菊潭稿序

余近因娥林士人尹君鳳祚得讀菊潭子所爲詩若文小稿信遺逸之音而澹然孤照者也菊潭子姓河名鎭伯晉州人尹君重表曾祖也余聞菊潭子少擧

業得一庠更不爲吟依秋蟲到白頭云其平生志行終未及詳諦然卽此已足以見宿尙攸在處而最其東籬寄意非是澤畔夕餐又不是老圃秋容耳顧念今日之天下羯奴腥塵有甚寄奴之世士君子之潔身獨行悠然自在者無亦不出於此乎尹君請一言引其稿余實無以爲也而衰廢數年迄未有以副歲晏江湖風霜滿園一朶黃花依然相對偶思及之聊書此

愚窩遺稿序

陜西姜君武烈聖佑甫奉其王考愚窩公稿二冊請

余序愚窩高蓋公所自號也人或以不違如愚其愚不可及之愚疑公過於自處然是皆非其意也公嘗愚於名利愚於產業愚於人而不以賢知先愚於世而不以皎厲衒凡其日用動靜無非自處以愚以愚爲號斯記實耳非有取於古聖賢之愚而以不愚而爲愚也今讀其詩若文其眞山野樸愚之言也嗚呼世皆如此寧有文勝衰薄之弊耶余謂聖佑謹藏之以待刻薄同淳之日而行之也遂書以歸之

觀書隨錄序

宋元以降洎于吾東發明經旨羽翼集註之書不爲

不多其不歸於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者幾希今
得謹菴先生康公觀書隨錄而觀之見解昭晰文字
精到要不可使泯沒也公天分高而物欲寡內省之
功深而外慕之意輕以是而湖上林中七十年臞然
歷落一老布衣耳顧何所用心力於世耶弱冠從師
屢承旨教而自以向上篤志既從聖學源頭理會來
故讀得上古聖賢經傳下逮濂洛關閩全書及諸子
百家以至我東儒先性命理氣之說為學肯綮之處
義理故實之蹟無不精研而契悟隨手劄錄附以己
說規模整肅條理詳密彙分類別積成卷帙沈潛翫

索之勤發揮論撰之力公蓋於此沒身而後已精義淺深有非後人所可妄論然其視胡雲峰程徽菴諸儒所纂述似不多讓未知尚論者復以爲如何也公之胄孫上舍起元大能氏訪余溪上請題卷端不佞於經禮說矇如也何敢贅一語特念先故事契之重而謹識其所感於心者如右以塞之至若繙閱籤標消詳亭當待後世之子雲云

家禮通解序

橫渠先生嘗使人先學禮禮者所以爲治身爲國之本也治身不以禮心知百體罔能循理而成德爲國

不以禮上下百度罔能正位而刪治大哉禮之爲用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終於祭有家日用莫重於此四者而古今異宜習俗異尚朱夫子家禮作而參酌適中爲萬世之定制者也所恨書未成而失藁夫子沒而書始出與夫子晩年之論間不無同異楊氏復爲之註解而後世之議論敢到自 皇明以來祖述是書如儀節會成正衡集說等書非不美矣或損益未純或疑變亦勘至于我東自退陶先生以下言禮之家相與質疑答問而酌古今之中適時俗之宜其爲與衛於朱門也至矣然徹出各書固難會

通而究極也日李君肯魯汝構奉家禮通解五冊來
屬敍曰此吾七代祖景退公緝編者而草本未整近
不肖略爲點標將入之木惠一言余謹受閱之此編
所載諸家䟽說各隨家禮節目而以類相附凡人家
遇事變考原書而不得者開卷便瞭然有所據其或
未合者亦可以類推而不迷於所從誠禮書之羽翼
迷道之指南也但通禮四禮之易序吉緬 國恤等
附末小有異焉此爲可疑然因類更目不出晦翁之
遺意補闕恒用無害原書之本旨云嗟乎世有如此
好人物好文字而之死而無聲於當時又無以見稱

於來後也其人雖遠其書尚存今賢孫之圖所以不朽者此公著述著見之日而人於是因是而知公也噫以禮自治之工教人學禮之意豈有終至泯沒之理哉汝構可謂爲人後者耳公諱天相字才伯全義人淺於經禮之學一心景慕退陶故嘗自號景退齋云

雲陶輯粹序

雲陶輯粹京山李子聞所撰定者也蓋雲谷陶山大全全集如地負海涵靡所不具而天人性命之説吾道異端之辨至是而究結盡矣子聞爲是之用心焉

讀書之暇特就兩全中凡屬沿大原合緒論明正宗闢邪說掇取編類約爲三冊間嘗來示余請其名而弁之僭矣安能下手惟子聞事足尚遂以是名其篇而題其端曰前乎朱子未有如朱子之開發後乎朱子未有如退溪之續明博學之士固自有大全全集在若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初學者之不知所入者先將此編所載書名義而熟複融貫以開其路脈正其規模則朱退旨訣精義玅用庶乎其得其門而入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亦由此焉得之耳子聞其毋負編書之意

朴氏孝行錄序

畸睦蟄伏柴桑老屋洪丈可遠枉過授以一冊子而
命之曰此吾先妣孝行錄也卷中有先君子輓詩可
據而有徵子其一言以發明之畸睦非其人謹辭謝
不敢當而其請愈至若不相舍者遂拜受而披讀則
夫人以未笄弱年割股肌以療親疾而家人莫之覺
先公以大耋僭調記實蹟以慰泉塗而子女始得知
之行之言斯可謂之實也已況先公懿德聞於儒流
非苟於言者夫人之行於是乎豈不益信蓋理義本
乎天性不以男女而有所豐嗇歟又不由經讀之訓

師友之導鮮能以啓發其固有之天故忠孝義烈多在於丈夫而罕聞於女子也女子也亦不無至行之間出然徑直於危迫者滔滔未或多聞於從容而成就則豈天之降才爾殊也特其耳目下焉而不出乎粉脂諺稗之間高焉而不過爲酒食絲枲之宜一生無以由乎訓導啓迪之益而爲能充其所賦之性耳丈夫而能不失其正者朱夫子已發不多見之嘆況叔季也女子而全得此理而歸之者自非第一等賁質烏能有是哉夫人以孑然一閨秀處窮巷旣無他觀感而所樹立卓爾可知其得於天性者然也惟

其得於天而不假於修爲故自無一毫虛僞矯飾之意而易爲感於人也感於人尚然而況於子孫乎是以第三娘之斷指二孫婦之乳養並作成於夫人在世之日卓節懿行屹然對峙天之所以報夫人者此理爲不忒矣 國典之旌褒孝烈其意實非偶然而間或有容人力於其間者以故 朝家不輕許焉而實蹟反晦豈非可慨之甚者乎如疇睦不徒辭理淺短不足以當是責自顧不能多少盡分而敢有所論說於是錄者重違孝子之意尤遠汰哉之誅以是語洪丈而遂書此以歸之

永川皇甫氏族譜序

皇甫氏在東方爲稀姓然其來久且多聞人麗初有
諱能長以功封永川君仍爲貫其後侍中府院君俞
義平章事忠烈公琦最顯又文科穎倬許偉四公幷
皆名載麗史入本 朝有諱琳都評議評議子諱仁
忠定公芝峯先生卽 端廟三大臣傑然垂大名今
是譜譜忠定遺裔也忠定死子孫盡死獨第二子直
長欽子湍幼爲婢竊負逃得全永鬐慶之皇甫此其
後也當時家已滅家世文獻誰爲收莊傳後圖哉去
忠定數三百年始以其子孫見於世氏族系派又誰

記之無失也此譜所以始於永川君而起自評議爲之祖永川評議中間不可攷不知爲幾代數也自夫流落亦復寥替不能自立於世而不遑於譜牒　純廟丁丑譜始出然今五十餘歲後生生於其後至抱孫而不見錄又安得不續輯也忠定十三世孫禑十五世彬衎慨然自任竭力經紀收單合編俾族人爲屬余序疇睦講問之一言以贊之曰受遺輔　幼竟以身殉事同乎方正學易子保孤卒以傳世迹類乎朴平陽雖其遺胤顯晦有異盛德大烈不絶其世則亦豈有二致也程夫子有言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

族厚風俗須是明譜系誠使此譜中人沿派而求源自本而達支忠孝胥勖以食舊德之名氏其於民德之歸厚所助豈淺而忠定其不曰余有後哉夫然則是族也縱未蘩大於吾東其爲久遠之名家人無間然疇睦先漁隱公爲冲齋權先生之外孫冲翁爲忠定之外孫是疇庵於忠定係自出其可以文拙無言也夫以奕世名卿於譜不暇者存況以遐外孤寒戍就此事者其追先誠篤又可書已麗之侍中平章四文科之上下系歷無所續然其同爲永川君後無疑別爲存錄如左云

豐山洪氏派譜序

族之有譜尚矣近世吾東譜牒大行士大夫家殆家有焉豐山洪氏東國大姓也惡可以無譜乎哉洪氏之譜始於 元陵己酉距今一百四十有餘歲生於其後者或至四五世而無所載名焉此不可不圖所以續成也洪氏之居湖南者璉謨位周慨然自任使其門少祐俶祐錫跋涉七百餘里北來屬不佞以弁首之文曰我洪傳世已久源流浩漫欲合成京鄉大譜則升沈不同議論不一故商確於在鄉諸宗撰自十三世生員公以下分派子孫自爲一譜俾傳諸無

竊願執事惠以一言爲重不佞辭不獲命而曰是譜得矣夫洪氏自直學洪厓兩祖建立基本以後鉅德邃學鴻功嵬烈世代蔚興派譜并稱而至其 后妃誕膺貴主下嫁大官尊秩磊落相望淸顯華膴指不勝僂歷十餘代不替者惟慕堂文敬公派爲然耳然士君子未嘗徒以爵位顯晦爲之重輕而其子孫之能無忝世德繼述先志爲貴今湖南洪氏家譜之隨而分派者要非古譜氏一大統之義然使其譜苟可以同之夫豈不爲也顧其勢無爾則自始祖至文敬以下有舊譜在可以開卷寓慕十三代祖以下子孫

之布在湖中者增修其先世之德學節義追錄其子孫之嗣世倫序家置一本各傳其後此豈不爲斯譜之幸不侈於此重有感焉余見人家譜牒多矣夫豈若湖南洪氏之世世承承不以貴富顯而以忠孝節義爲根柢文學行誼爲表準者乎凡厥洪氏後生之在此譜中者盍相與感奮而勉勵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此以復湖南諸公

牙山蔣氏族譜重刊序

余衰病無事近於溪上修吾東方士族家姓氏源流書成總名之曰東國姓苑去其中其始祖之自中國

來者及原是東方土著者以類而聚之溯厥而上之
於是知牙山蔣氏之先本中國人而出於周矣歷漢
晉唐宋世代相連纍纍若貫珠而至金紫光祿大將
軍諱瑨始浮海而東仍其後顯於麗竊歎夫如是久
遠而綿乎其無絕也日蔣君基秀守善以其世譜重
刊事奉其門長老之命問敘於余余惟東方之以蔣
爲姓者牙山一本而已而其來歷儘貴矣噫世族之
有譜牒不止爲一家之美事也世道亦有賴焉程張
夫子之論備矣不佞何敢贅也第竊有所感於心者
爲蔣氏講之觀於譜金紫公在中朝有大勳勞嘗出

戰敗帝命去檣而放舟海濤中舟爲風所驅泊于東之牙因食采於牙今牙之蔣原村即其食邑也當刑而不忍於誅帝紀其功也當溺而不及於死天佑其德也有功有德不徒爲保身立名之實事此其所以建立基本垂貽後昆至今六七百年未之或替者也自是厥後世濟其美伊玫其紀實文字則凡有德學義烈之有聞於世者磊落相望代不絕書雖其成就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要其規模氣象各有所長而舊本諸序燦然表出以示其同出於一源者如此以及於三代以上之邈矣邈古者又是佗譜之所未有

也凡爲蔣氏者可不深惟遺風之所自而相與感奮振厲求以趾聞於前徽也哉不然則後之人將按譜而責之曰是何先世之賢而後世之墜也其不爲斯譜之羞耶蔣氏盍勉旃以是語二君而書以歸之

密陽朴氏世譜序

吾東方朴姓同出一源而分貫尙矣其貫於一州而各譜者密陽之籍最多其中如松隱忠肅公之世世居淸密爲其鄉之大姓余得與其後孫逵逵親知知其家風之淳古來處近忠肅玄孫瓶齋公之後方圖續譜其十一代孫龍柱奉其譜來請寘一言卷首旣

不獲辭則竊念是譜之辛酉合譜甲子派譜規例來歷幷在諸序文凡例此不贅焉惟其先故之有德有業後昆之世濟其美爲可述而可傳耳蓋淸密之朴至文憲忠肅兩世而大而若忠肅之丹城入隱錄惠仁眞影遺什始出於今日圃牧傷時唱酬之作 聖朝徵辟不就之義與夫杜門松隱之號發見昭著使人得有所攷據此不止爲子孫一家之私幸焉已豈不於世道亦有賴耶又其忠肅四亂憂忍啞拙之實行嗣后逍遙瓶齋昆季之學問出處無非所以建立基本垂裕後承至今四五百年不替者也疇睦因此

而推之世所稱名門右族科宦閥閱固多赫然或當世或三四世鮮不微熄無佗其根基不能濬厚又無德以繼之故至於殄厥今忠肅之裔幾十數世縱無顯庸之盛大名碩之彬蔚能尚文學持門戶不墜先徽者其與夫一時科官朝榮而夕悴相去當如何哉凡爲此譜中人者濬追遺風之有自餘澤之未泯而永念嗣趾之爲榮荒墜之爲懼方可以上不負於祖先下不愧於子姓矣余於此復有一言仰復者朴氏之今此派譜誠有所不得已處然追後爲一通合同之譜則其於敦宗之道爲益親且厚矣其各勉旃

焉可也遂書此以爲叙

秋溪秋氏族譜序

族之譜古也吾東譜牒大盛殆家有焉識者以爲文弊之一然有祖此有孫有孫此有族族而非譜何以溯源流敦風俗此譜之所以作也今觀秋溪秋氏譜此譜尤不可以不作也秋氏始麗符羅公自中國東來子文正孫文憲理學爲世宗師而文憲與安文成始剏文廟以祀先聖又有敬齋雲心齋雲心復入中國爲 皇明創業臣再仗節來尉本 朝其後後仍仍還仕 中朝 昕敬朝壬辰洗心公率五子東援

勦滅賊竟身殉而五子者更爲東之人散處諸道各
以所居爲貫今之某某貫秋姓者此也近文憲逸藁
發見治塋而勒石立祠而享文正文憲雲心洗心頷
天而承 皇壇參班忠科許赴五百有餘年湮廢之
迹次第修舉於是爲家乘四卷而印行之考麗史文
憲之貫鄉爲秋溪秋陽智之舊號也然後謂東國之
姓秋者咸祖文憲非可以襲謬而各貫遂相與講合
族敦宗之義以狀申春曹京兆而統本於秋溪因各
收單總成一譜共十一卷鳩財竭力用活字印出於
達城之仁興祠二十二代孫世文與光雲浩奎奉譜

冊北來謁弁文余不文何以穢諸首辭不獲竊惟夫人家譜牒之照耀人耳目或以冠冕奕世或以勳戚顯閥則有之豈若秋氏中國而東國麗朝而我　朝世其名卿而德義學問爲其基本忠孝勳烈爲其標準者之罕其倫乎世人以其殘孫末裔之零替不振疑於天道然一盛而衰屈而復伸天之理也秋氏之先世德業名位全盛久矣後孫之一番窮約無亦氣數之常歟卽今後屬之各本嫩處而異姓視者始知有親親之義而疏者密薄者厚吾意秋氏之宗其將風振於百世之下矣重以隆昌其不權輿於是乎譜

雖文弊之一端秋溪之譜此吾所謂溯源敦風之眞體得而不可不作者矣凡譜於斯者不可以不知此意也遂書此以復秋氏之諸族云爾

全氏十四本合譜序

余閒居在江上有來言族譜事者大抵多派各爲譜竊以此甚不韙語之曰古人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亦盡服何可以無遠近而通制乎不得不節以親疏然古人此言蓋傷之之辭也歟夫朞而功而緦而免則服盡矣服雖盡凡在袒免之外謂之服盡而遂作塗人視是豈理也哉自祖先視之均是子孫其可

以疏遠而不息同祖幷宗之義可乎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尊祖也尊祖也故敬宗敬宗也故收族收族而親親之道立矣人而不知敬宗而收族是忘其祖也於是乎欲其無忘本而譜之所由紀也譜者普也所以紀之普也今適分派而各譜殆似制服而限之此豈譜之本意哉日全君世龍大鉉兢默以其十四貫全姓合譜問序於余余曰盛矣哉全氏之是擧也今也同貫而派譜者種種也夫全氏始雖出自一祖各以其功而受封而爲祖祖之所興而爲籍則各籍而各譜無不可也顧乃以爲籍雖殊而源則一通

十之四而靡不畢收若是乎廣其親親之義而亦足以示法於今之所爲派譜者矣嗚呼自子而父溯而上之自父而子沿而下之始祖以下幾十百世之間莫非父子之親也在吾身旣然在吾族豈不然耶由是而念萬派之同源察千枝之一根孝弟之心必將有油然而生者矣奚但止蘇明允之上止於高祖下止於子傍止於緦麻而已亦何至於服盡親盡而視之同於塗人乎哉是譜之辛壬乙巳屢刋之事在前後序文中諸貫之忠勳節義儒賢名碩之迹在譜牒中玆不贅

送王壺洪丈宣識序

世稱豐山之洪繁衍通顯爲東方華宗余槪夫洪氏之顯者或以德業或以文章爲公爲卿爲方伯爲學士數不記又或有文識古傑而宜顯而不顯則發爲山澤之癯者種種焉是皆文敬公慕堂先生之房去其中高風峻節忠孝之灘王爲最今王壺丈人灘王之裔胤也近灘王衰落爲世舊之所嗟惜者久去乙卯夏余覲江陵平昌店次始拜丈人因作十許年參商是歲季春丈人歷訪余漢上留詩北歸不幾朔杖屐委枉數旬留連卽看書依詩外灑灑所論說俱是

近故星順海樊暨故先輩處某事如此某詩文如此
且及自家遼瀋燕薊與八域周覽言某處如此某山
水如此便使人神觧而身馳自不覺塵凡之堆積於
胷間者蕩滌而日新矣噫其受賜不已多乎於其歸
復以序文一律絶十餘勉余慰余致意溪實疇睦其
將何以謝哉竊伏念疇之先文忠公尊先文敬公爲
同朝雅契兩家相仗固已百世丈人又與我家大人
年輩而窩雅耳今見丈人迺以簪纓世閥兼之詞章
富有顧不免爲七十年嶔崎歷落老布衣有若縛生
龍於溪谷之間而韜其鱗甲戢其神變俾魚鱉之也

亭不悶然而傷心哉抑有一說仰復念昔余舟沿忠而西溯至灘王下桑柘翳然夕烟數家指點咨嗟顧語傍人此其洪氏之先壠也田廬也月灘彩秋父子兄弟之遺風餘響尚有存焉否乎時則秋景向衰江山淸瘦楓崖竆冉荷洛頎靑旣僇慄而興懷况乎淸寒舊搆人去樹老對此如何不想像感悒於千古也契家後生猶然至如丈人不能保其松楸桑梓者時來香火於先廟墓也徘徊瞻慕曰某樹吾先人所種也吾童子時所封植也就其枯查生蘖數點幽花無亦不爲怵惕悽愴而首丘之心自不禁油然矣乎丈

人老矣不及今爲之計恐無及斂其山澤之氣藏之几案之上攜孫問舍於灘王之墟則吾知灘王之顯復在文人之後矣嘆老嗟卑此工部之所以見陋於晦翁也吾豈以老且卑爲丈人嗟嘆姑以是仰塞文人以爲如何

送韓仲愚誠履北歸序

韓仲愚今歸矣余爲作一文字以當古人贈言之義仲愚其諒之凡人以近親以遠疏事理習尚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君世居京洛余世居嶺南不可曰居近也余迫耳順君年未而立老少之不敵也君之尤忘

靖公余之先文忠公縱有同朝之誼其後七八世更無姻戚過從之好則雖謂之聲氣不相及未始爲過語而色目之各異習俗之不同有似乎隔世然則君我之間無一近有十遠者如此也君於甲子訪余而不過丁卯夏委枉弊廬而留止者數旬今又來余而同處又將一朞則是其遠而近疏而親曷以至於此哉余是二十年場屋之人奔走狼狽困極而退是宜中晚飽飫俾牘前日逋尢而慵拋放倒去而愈甚則其爲君子之棄自分久矣然而卽不論余之可棄不可棄而以余與仲愚之地如其非公心仁道何以有

此來之勤也吾自見君親之重之不能忘于心者以君之此世人有此德性也噫苟無學問上益安能有德性上益哉余於君因其講論得其所蘊蓄自聖賢經傳以至吾東方所論理氣性命之說事物當然之理無不精研而契悟恨余空空無以盡君之所有而伊其用工可謂篤實且其年紀則才踰弱冠其透徹之早乃至此吾自見君親之重之終不能忘于心者以君之此世人有此問學也顧今嶺以南姓族之列邑林之間全得此德性而實有此問學者與乎幾如也君之世閥簪纓也生長京闉也乃於紛華聲利場

中辨得向上之勇閉門讀書基本已固者自非天資之近道出類之奇才其能有此乎退翁所謂當其未出而早沒其志則學可專道可得竪赤幟而倡絶學蔑不可矣者雖爲奇文憲而發也以君之才能未出世而早沒志從事於斯究竟其所業則與日成就當何如也抑余於君復有所戚戚於中者當今之世世道交喪盡矣痛痒相關之地化爲矛戟之林講款切己之處作一蠻觸之場乃余所見於平日親厚者如此而今所見於君者如彼也猶亦曰近而親遠而疏然後乃合於理也哉世路窄矣人生世間與同一時

可與合同資益者豈謂其近親之外遂無其人也不過數千里疆土之內例爲地界所限色目所拘竟無以爲爛熳同歸之道此又何理也繼今以往竊願有志於斯道者廓去己私恊心精白彼此通融則豈不誠盛德事哉君之歸幸以此遍告于洛湖之諸士友實區區之望也仲愚以爲如何 上之七年龍集上章敦牂桃始華下浣老柴散人柳疇睦叔斌父書于溪堂雨中

送朴大受序

余在溪齋也日接後進有朴君海容大受者年最妙

方弱冠目其貌耳其言其心中所存可知及余爲禮書事大受來相之與之講修者一朔余久久視之益信夫大受言行眞地中式苟非生質之美自其年紀能及此乎余語大受君資地有好處志向旣先立及此時不以學問用工進進不已將無以成其美而充其業此其道豈有佗哉士之爲學爲己而已已爲內人爲外苟於內外之辨看得破守得定則凡諸世味俗習浮名私慾可以一切擺落而古人所謂居敬窮理之實地始可躋級而升之矣然此不可驟而語也今君修禮書旣其事宜作檢幫而止也誠願體之於

心行之於身而施之於家脫然一以是書爲準繩而
毋敢有毫分舍忘之患又取小學心近朱書熟讀詳
味精思力行要以古人言語爲必可信古人行事爲
必可法日征月邁期以久遠自然漸入佳境以至成
熟之地久遠成熟之後自當顛撲而不破矣惟君念
之念之吾轉頭之頃無聞已過其敢以自家所學所
行之全然蔑實而靦然自處以獎勉後學之任也見
君質美不覺奇愛由中所以爲言者如此勿爲藐聽
而篤行之余之此言亦將附君而與有幸焉

徐孺子性理述集序

蓋此性理述集述先聖之志集諸子之說而成之者也天生烝民與之以性性卽理理卽善而第有形氣之不同故人能存養是性爰復厥初則無有不善暴棄是性爲物所蔽則無有不惡是以在昔三代盛時設庠序學校而敎之上而躬行下而奉承率天下而歸于一逮至中古敎化陵夷姦僞百出人欲之私自勝天理之公虛無寂滅之異說權謀術數之衆技紛然幷起使吾道而晦盲沈塞列聖羣賢心切憂傷以文以辭闢之斥之靡不庸極而又自胡元亂華之後西東二邪敢緣踵出其蔑仁義斁倫常非止於老佛

楊墨之比而惟惑誣尤尚噫彼夫婦之愚醉生夢死浸潤見欺學焉而若得奇貨死焉而如赴樂地不知性理二字之爲何樣事物自生民以來邪說之入人者無有如今日之甚矣迺者徐孺子以鄉曲一布衣慨然興感上自羲皇下暨宋朝我東經傳所載之圖說聖哲所記之確論撮其要而證質分其類而成章做得此書於是乎天地之理氣人物之心性及格致誠正懲窒存養禮樂等說吾儒入德之門戶秩秩有序瞭然如在指掌終又說玄微而闡鬼神之幽釋義理而斥異端之邪其有補於師門果何如加以其孝

則有感神之誠而士論齊發其詩則多出性之言而
濂雅是體似此卓越之天賦誠是罕有惠傳曰孝者
善述人之志鄒書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其徐
孺子之謂也哉孺子達城人名應潤居星山余接在
鄰鄉孰聞英特之名而遽承夭逝之報嗟惜者久矣
歿後六年其季應淳抱其遺稿而來示切欲求文而
不朽故欽感交至忘拙強記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八